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摩尔·孚兰德斯

〔英〕笛福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摩尔·孚兰德斯

〔英〕 笛 福 著  
沈晓丹 译

责任编辑:晓 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摩尔·孚兰德斯/[英]笛福著;沈晓丹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4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谢凯军主编)

ISBN 7-204-04657-9

I.摩… II.①笛… ②沈… III.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18535号

## 摩尔·孚兰德斯

[英]笛福 著

沈晓丹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北京雁南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5 字数:281千

2001年4月第1版 200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204-04657-9/I·846 第一辑总定价:1990.00元

## 出版说明

最优秀的书籍是一种由高贵的语言和闪光的思想所构成的财富,为人类所铭记和珍惜,是我们永恒的伴侣和慰藉。

这套凝聚了众多专家、学者辛勤汗水的丛书,收集了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国际著名高等学府和图书馆馆藏的稀世珍品 44 部。所选的每一部作品都出自享誉世界的文化巨匠之手,都是人类思想的杰出创造物,都在人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其丰富的精神内涵,虽经一代代学人无数次的解读和阐释,却似乎永远也难以穷尽。它们虽经时间的洗礼和历史的淘汰,却并未因时代的进步和文化观念的变迁丧失其思想的魅力,反而在与新时代的碰撞中不断迸发出耀眼的火花,越来越显示出其不朽价值的光彩。

它们以闪光的思想、独特的视角,解读历史,剖析人性,或揭露病态社会政治,或讽刺险象人生,或宣扬不可压抑的人类欲求,真切体现了人类文化的三原本色。

无论历代统治者怎样残酷地试图毁灭这些智慧的巨著,它们都不曾自生自灭,而是以顽强的生命力流传于世界各地,启迪思想,慰藉灵魂。我们坚信,这套惊世骇俗丛书一定能以其博大的内涵,带给您超凡脱俗之美和震撼灵魂的感受。

编 委

二〇〇一年三月

## 摩尔·孚兰德斯自传

因为我的真实姓名在新门、老牢这两个监狱的名簿里都有记录,况且那里还有很多尚未解决的重要案件同我的行为有关联,所以在本书里我不便说出我的真名同家世。也许等我死后,大家会知道得详细些。就算此时皇帝大赦天下,即使是不论何人、不分罪名的大赦,我也只能三缄其口。

有几个穷凶极恶的伙伴(他们现在是没有法子来害我了),因为他们都已经从绞刑架上走出这个世界了,从前我总以为自己也会走上那条路的,只因为我叫摩尔·孚兰德斯,那么就让我在自述时也用这个名字吧。你们知道这些也就够了,等我将来敢明白说出的时候,再来仔细地谈我的真名同家世吧。

我听说我们一个邻国——不知道是法国,还是别个国家——那里皇帝下过一道命令,规定当罪人判处死刑,或者罚做摇橹奴隶,或者流放远方的时候,他们所有的小孩都归国家管理,因为这些罪人的财产被官没收了,多半不能够有钱来抚育他们的子女,所以政府就把这种小孩子收到孤儿院里,由国家供给他们衣食,将他们抚养长大成人。那时,就让他们去从事各种职业,担任各种职务,这样他们便能名正言顺地靠自己的劳动去谋生了。

假如我们国家早采取了这种办法，我小时候也不至于那么孤苦茕独了，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一个朋友，没有衣穿，得不到一点温暖，也没有人肯来帮助我，在遭受了许多苦痛之后，当我还不能明白自己的处境以及如何去想法弥补的时候，我已经被人们带得下流了，那种生活现在看来不单是可耻的，而且几乎要将我的灵魂与肉体消蚀殆尽了。

但是我们国家却自有办法。我母亲因为犯了一件不值一提的偷窃案——从奇普赛第一个布店里随便拿去三块上好的荷兰布——就被判了大罪。当时的情形一言难尽，我也不去重述了。关于这件事，众说纷纭，我简直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不管那回事的真实经过如何，有一点他们的叙述是一致的。我母亲说她身上有孕，请求暂缓执行，经过验明的确是怀孕以后，法庭允许将处刑日期暂缓七个月。七个月以后，法庭叫她去受从前判定的死刑，她又请求宽恩，最后办到减轻处分，只把她流放到殖民地去。她离开我时，我仅半岁。

那时我生下来还没有多久，当然什么也不记得，关于那时候的事情，我也只是听人说的。因为我是在这样不幸的一个世界里出世，孩提时代，也没有哪个教区来抚养我，我自己也不晓得，怎么能还活在这个世上，只听人们说过：我母亲的一个亲戚把我领去，养育了一段时间，至于由谁出

钱,是谁的主意,我一概不知。

我所能够记得,或者说我自己所知道的最早的事情,是我跟着一帮所谓吉卜赛人或者埃及人游荡。但是我同他们一定没有相处多久,因为我的皮肤并没有被染上颜色,而他们带着走的小孩子总是染上颜色的。至于我起先怎样会同他们结伴,后来又怎样同他们分开,我自己也搞不清了。

那是在厄色克斯的一个叫做科尔拆斯特的小城,他们离开了我。我好像记得是我离开了他们(我自己躲起来,不愿意再跟着他们游荡),但是这些零星细节,实在无法说得清楚。我依稀记得科尔拆斯特教区的人员碰到我,就把我带走了。我告诉他们我是同吉卜赛人一起来到这里的,但是不愿意再同他们一起游荡,所以他们就把我丢在这里。他们现在在哪里,要到什么地方去,我当然一无所知。这些人虽然派人四出调查,最终没有找到那些吉卜赛人的行踪。

终于有人来抚养我了。虽然城里并没有哪一个教区照法律规定应当供给我的生活费用,但是人们知道我的情形,知道我年纪太小,我那时还不到三岁,不能够工作,城里的官吏动了恻隐之心,吩咐人们好好地照应我,于是我就变成那里的人,仿佛是生长在那里的一样。

我的运气很好,被指派抚养我的阿妈(他们都这样称呼她)那时的确很穷,可她从前是过过好日子的人,她而今就靠着抚养我们这类小孩,得到一些工钱。她天天替我们预

备好一切日常必需的东西，一直等到我们成人，能够出去干事，自己出去谋生。

这个妇人自己还开有一个小小的学校，教小孩子们认字做工，因为她从前也是上等社会中人，所以她很会培养小孩，并且非常细心。

但是最值得我们赞美的是，首先，她使小孩子对宗教具有热忱，因为她自己也是位虔诚诚实的妇人；其次，她培养孩子大时会管家爱干净；然后他们的礼貌同品行也都非常好。所以我们尽管吃得坏些，住的房子简陋些，穿的衣服粗些，但在别的方面我们的教育是同千金小姐一样的考究的。

我在那里住到八岁时，忽然得到一个可怕的消息，听说治安官（我想他们是这样称呼）下个命令，要我出去服侍人家。其实无论到什么地方去，我确实不能够做多少事，我所能做的只是替人跑跑腿，或者做庖妇手下的苦力，别人常常这样告诉我，真把我吓坏了。因为我对他们所谓伺候人家这件事的确是感到极大的厌恶，虽然我的年纪那时还是很小。我同我的阿妈说，我相信只要她肯答应，我一定能够想法维持自己的生活，不用出去服役，因为她曾经教给我做针线、打毛活，这是那城市的大宗生意。我告诉她，只要她肯收留我，我乐意替她做工，替她好好地做工。

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对她提起，我愿意尽我的力量替她做工。总之，我整天不外乎做工和啼哭，这位善良仁爱的老



妇人看见我这个样子,觉得非常难过,结果弄得她很替我耽心,因为她是真实爱我的。

一天,她走到我们这些可怜的小孩做工的房里,坐在我的对面,并不像往常一样来指导大家,却像是特意来观察我,看我怎样工作。我正在干一件她吩咐我做的事情。我记得是量裁几件衬衣料子,这是人家找她缝的。一会儿她对我说:“你这小傻瓜儿,老是哭。”(因为那时候我正在哭)“我问你,为什么这么心酸?”我说,“因为他们要叫我到别的地方去,当一个奴仆,我的确不能够做多少事。”她说:“没关系,小孩子,你虽然不能够做家事,你慢慢可以学会,他们开头一定不至于拿很麻烦的事情给你干。”我说:“不,他们会叫我做很苦的事,我干不了,就会挨打,女仆们也不会例外的,逼我做难做的事,我还只是一个小孩子,实在没有法子做好”。说着我又哭起来了,也就没再与她说些什么。

这些话感动了我那位慈母般的阿妈,她就决定现在还不让我出去服役。她叫我别哭,说要去同市长先生商量一下,等我年纪大些,再派我出去服役。

但是,这一切仍不能够令我满意,一想起迟早总得出去侍奉人家,我就非常害怕,就算她答应要等到二十岁才叫我去当仆人,我心中还是一样难过,于是仍旧天天哭着,担心最后总免不了听人调度。

她看我还没有安静下去,开始对我生气了。“你还要怎

么样呢？”她说，“我不是告诉过你，要等到你大些，才叫你出去吗？”“是的，”我说，“但是我最后还免不了要去当女仆的。”“怎么，”她说，“你这个孩子疯了吗？那么，你想做个贵妇人吗？”“是的，”我说，我任性地哭着，最后又号啕起来。

这句话倒把这位老婆婆逗笑了，这你倒是可以想得到的。“好吧，太太！”她不无讥讽地对我说，“你要变做一位贵妇人，但是你靠什么变呢？靠你的十指，你就能变做一个贵妇人吗？”

“是的，”我很天真地答道。

“你能够赚多少？”她说，“工作一天可以挣得几个便士呢？”

“我纺一天纱，可以挣三便士。要是缝普通衣服，一天有四便士，”我说。

“唉！可怜的太太，”她又说，一面大笑，“这对你会有什么用？”

“这就够养活我自己了，”我说，“只要你肯让我同你住在一起。”说这两句话的时候，我的声调是那么可怜，那种苦苦哀求的神态，使老妇人心中顿生依恋之情，这是后来她告诉我的。

“可是，”她说，“这些单够养活你，并不会有多余的钱来给你添置衣服。那么，这位小小贵妇人的衣服要谁替她买呢？”她说的时候，总是对我微笑。

“那么我可以加倍地努力工作，”我说，“我所赚来的钱全给你。”

“我可怜的孩子！那还不够养活你自己呢，”她感叹地说，“那一点儿钱几乎连供给你的伙食还不够呢。”

“那么我就不吃东西好了，”我又是很天真地说：“我只求你让我跟你在一块儿。”

“怎么，你能够不吃东西活着吗？”她说。“是的，”我答道，完全露出小孩子的神色，但仍然纵情地哭着。

在这些谈话里，我并没有一点要花招的心思，你们一看就晓得这完全是自然的流露。但是话里含着那么多的天真同热情，连这位像母亲般慈爱的老阿妈也被弄伤心了，她哭得同我一样地凶。牵着我的手，她带我走出教室，“来，”她说，“我不要你出去服侍人家了，你就同我住着罢。”这样子我才放心下去。

后来她去拜访市长，谈到我时，我那位好阿妈就把我所说的一切告诉给他。他听得高兴，叫他的太太同两位小姐都来听，自然她们都觉得非常好笑。

可是还没有过一个礼拜，市长太太同她的两个小姐忽然来看我阿妈，看看她的学堂同小孩子。她们参观了一会儿，市长太太问我的阿妈：“——夫人，请你告诉我哪位小姑娘想做贵妇人？”我听到她的话，害怕得了不得，虽然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市长太太来到我面前，她说：“姑娘，

你做什么活计？”姑娘这个字在我们学堂里几乎是从来没有听见过的，我心里暗自纳闷她这样称呼我，不知道其中包含了什么歹意。我站起来，对她行个屈膝礼，她把我手里的活计拿起看一下，说做得很好，又拉起我的一只手看看说：“我看，她或者会成个贵妇人。我告诉你，她的手长得像个贵妇人。”这使我非常高兴。但是市长太太不单是说出甜蜜的话，还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先令给我，吩咐我好好做工，跟着人家学做女红，在她看来我很可以变作一位贵妇人。

其实，我那位老阿妈，市长太太与其他的人全误解了我，因为“贵妇人”这个称呼，她们用起来是一种意思，在我心里却是另一种意思。唉！我心中的贵妇人就是那些能自食其力，不用出去服役的人。可她们的意思却是那些穷奢极侈的糜烂生活同其它许多我不懂得的事情。

市长太太走后，她的两位小姐进来了，她们也要见这位“贵妇人”。她们同我谈了好久，我总是那样天真地回答她们。但是每次她们问我是不是决心要做个贵妇人时，我总是说：“是”。后来一位小姐问我什么样子的人才可以算是贵妇人。这么一问，倒把我给弄懵了。最后我用反面的话来解释，我说，一个贵妇人是出去服役的，不到人家那里当女仆的。她们很高兴，我对她们说了好多小孩子话，她们也很爱听，她们大概挺喜欢我，便也给了我一些钱。

这些钱，我全都交给我的阿妈，同她说等我将来做贵妇

人的时候,所赚的钱也全归她。从这次谈话和我其他时候的言语中所谈的,我这位老师渐渐了解我所谓当贵妇人是什么意思,知道在我心目中的贵妇人就是一个能够靠着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的人,她最后还问我这是不是我的意思,我说,“不错,”我还坚持说能够这样自给就可以算是一位贵妇人。“我们这里不是有一位吗,”我讲出一个修补花边并给贵妇人洗花帽的女人的名字,“她确实是位贵妇人,人们也都叫她太太。”

“可怜的孩子,”我的老阿妈说,“你要变做这样一个贵妇人,那是很容易的事,她是一个不光彩的女人,已经有了两三个私生子了。”

我虽不懂她的意思,但我仍解释道,人家都叫她太太,她既不服役,又不替别人管家事,当然是位贵妇人,我也想做一个贵妇人。

自然我这几句话又传到太太小姐的耳朵里,她们听了很开心,那两位年轻姑娘——市长先生的小姐——时常来看我,问我的阿妈那位小贵妇人在哪间房里,这件事使我觉得很自豪。有时她们还带别人同来,所以全城里差不多都晓得小贵妇人是我的外号了。

我现在快到十岁了,看起来有些大人神气,因为我总是非常严肃,礼貌也很周到,贵妇们常说,我长得漂亮,将来还要美貌,听到这些话,我自然很有些骄傲。但是,这种骄傲

那时对我还没有什么坏影响。她们常给我钱，我就交给老阿妈，她的确是个诚实的女人，待我公平极了，把我给她的钱全花在我身上，替我买帽子，衣服，手套等等，所以我老是穿得整整齐齐的，并且十分干净，因为我最爱清洁，即使穿上破烂的衣服，也要让它干干净净的，否则我自己也会把它拿去洗净。我的好阿妈很诚实地将人家给我的钱用在我身上，总要告诉那班贵妇人这件东西或者那套衣服是用她们的钱买的，她们听到了，常常又给我钱，直到后来有一天治安官真的叫我出外去服侍人家。但是那时候我已经是能干的女工，贵妇们待我又那么好，所以我深信自己可以不去，因为我把挣来的钱交给我的阿妈，也足够养活我了。我的阿妈因此就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肯答应，她要请这位贵妇人(她是这样叫我的)做她的助手，教导小孩。这件事我完全可以干得很出色，虽然我的年纪不大，但活做得是很精巧的。

但是城里贵妇人们的恩德还不仅如此，她们听说我不像从前那样由公家供给，比以前更常给我钱。我长大后，她们叫我替她们做许多工作，比如缝衣服，补花边，做帽子等等，她们不只给我工钱，还教我怎样做，这时的我真象是我理想中贵妇人的样子了，由于那时我还不满十二岁，除了购置衣服和交给阿妈我的生活费之外，我口袋里还常常有零钱。

贵妇人们常把她们自己或者孩子们的袜子、裙子、长袍等衣物给我，这些东西我的老阿妈像母亲一样替我料理，好好地保存着，叫我一件一件修补改制，所以我穿起来是顶好看的，她那一副管家的本领真让人佩服！

后来有一位贵妇人非常喜欢我，一定要我到她家里去，她说，要她的女儿和我同住一个月。

这显然是她的一番好意，但是我的老阿妈却对她说，她决定将我永远留在她家里，否则这次长时间邀请对这位小妇人来讲是害多益少的。“这倒是真的，”那位贵妇人说，“那么我只要她先在我家里住一个星期，看看我的女儿能不能同她合得来，看看她的脾气好不好，然后我再告诉你以后怎么办。假使有谁像从前那样来看望她，你就对她们说你已经把她送到我这里来了。”

这种办法可以说是谨慎极了。我就住到这位贵妇人家里去了。我很喜欢那两位姑娘，她们也顶喜欢我，所以当我回来的时候，我是依依不舍的，她们也是同样地惜别。

然而，我还是同她们告别了，回来跟我这位诚实的老妇人又生活了一年。我那时很能够帮她的忙，因为我已经十四岁了，按我的年纪可以说长得很高，看起来很有点大人样子，然而我在那位贵妇人家里学会了享受舒适的生活，回到旧地方，就不像从前那样安心，心里想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贵妇人的确很不错，我现在对贵妇人这几个字的理解已和

从前大不相同了。我既然已经感觉到了做个贵妇人是很妙的事，也就爱和贵妇人们住在一起，所以总想能够再到那里去。

当我十四岁零三个月的时候，我那位慈爱的老阿妈——我应当叫她母亲病故了。我当时的境况实在可怜。当穷人们被送进坟墓的时候，解散他们的家庭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这位贫苦的善良妇人被安葬之后，她所管的教区里的孤儿立刻由教区执事送到别处去抚养，她办的学校也关了门，学校里孩子没有事干，只好呆在家里，等着把他们送到别的地方去。至于她所留下的东西，她的女儿——一个出了嫁的妇人，立刻全部拿光，搬运东西的时候，他们只是和我开玩笑，说这位小贵妇人如果高兴，现在可以自立门户了。

我几乎吓傻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我就像被人赶出门外，走到茫茫的世界中，无所依靠。更糟的是，我还有二十二个先令在这诚实的老妇人手里——这就是我在世界上全部的财产，当我向她的女儿要的时候，她骂我，说这件事同她毫无干系。

那位贤良的穷妇人的确告诉过她的女儿，说这笔钱放在什么地方，是那小孩子的钱，她还有一两回叫我去，要亲手交还与我，但是不幸得很，我都不在她身边，我回来的时候，她已经快死了，不能够讲这件事了。但是她的女儿到底



还算诚实，后来将钱还给了我，虽然起先对我很苛刻。

我现在真是个可怜的“贵妇人”了，当天晚上我就得离开那里，到茫茫的世界里去，因为她的女儿把东西全搬走了，我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一口面包也吃不到。好像有几个邻居晓得了我的境况，动了恻隐之心，跑去通知我在她家里住过的那位贵妇人。她立刻打发仆人来接我，我就带了我所有的东西，跟着她们回去，心里自然是很快活的。发生的一切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现在已经不想再当什么贵妇人了，甘心做一个女仆，随便她们让我当哪种仆人。

但是我这位慷慨的新主人在任何方面都比我从前那位阿妈强，财产自然也比她多，不过在信用方面，她是赶不上我的老阿妈，因为虽然这位贵妇人也是非常公平的，可是无论在什么时候我都不应该忘记说，我的阿妈尽管十分贫寒，但她是世界上一个再诚实不过的女人。

这位慈爱的贵妇人刚刚把我带走，城里的第一位贵妇人——那位市长太太——就叫她的两个女儿来接我。还有一家，是我当小贵妇人的时候留心过我的，现在也来找我到他们家里去。真可以说她们都在捧我，而且得不到我的都很生气，特别是市长太太，她以为她的朋友把我抢去。她说照道理我应当是她的，因为她是第一个注意到我的人。可是已经得到我的那家却不肯放我走。至于我自己，则认为